

张英英◎著



三夫人李三娘

一个容貌出众，出生在美丽山村的少女
她虽年纪不大，却屡获奇遇

得到剑术、医术、道法三本秘籍，以惊人的悟性，尽得秘籍中剑术、医术的精髓
因无法参透道法中的奥妙，开始寻师求艺、除暴安良的传奇人生……

沈阳出版发行集团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夫人李三娘 / 张英英著. — 沈阳 : 沈阳出版社,
2022.9

ISBN 978-7-5716-2614-3

I . ①三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传记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2) 第 135886 号

出版发行: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|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 刷: 涿州市旭峰德源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70 mm × 240 mm

印 张: 21.5

字 数: 335 千字

版 次: 202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2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高玉君

封面设计: 惊石文化

版式设计: 郑 佳

责任校对: 范莹莹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716-2614-3

定 价: 54.8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4112447

E - mail: sy24112447@163.com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作者简介

张振英，笔名张英英，福建连江马鼻人，连江县教师进修学校原副校长，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地方历史文化学者，已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六部：《偷渡情侣》《神秘的别墅》《倭乱豪侠情》《万八嫂》《畚山英雄》《三夫人李三娘》。在各种报纸杂志发表短篇小说、历史散文等作品百余篇。编著作品《连江·张氏名人》（正在出版中）。主编图书《马鼻镇志》《连江·魁龙坊》《马透星火》等。现任连江县温麻文化研究会会长。

自序

李三娘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女性，为“闽都三女神”之一。她师承闾山之道，与谊姐陈靖姑、林九娘一起开创了“女人教”，史称“三奶教”，或者“三奶派”。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，影响深远，一千多年来，一直被民间所传承发展。“三奶派”文化，是我国灿若星河的文化宝库中一颗明亮的珍珠。

东海之滨，马海湾畔的马鼻镇，历史悠久，是个远近闻名的古镇。镇西面有一个美丽的山村，叫上洋里村，唐代宗大历年间一个九月初九，李三娘在这里出生。她母亲因生她产难而亡，她父亲是个闲儒，饱读博学，家有大量的祖遗传书，但体弱多病，山村又缺医少药，于是，就时常抱着医书，带着女儿，上山辨草采药，自治自医。

上洋里村旁有一条古驿道，远古时期，人们进出马海沿岸村庄都要经过这里。村的南边紧挨着香炉山。这座山是道教名山，也是中国道教“七十二福地”之一，因此，古道上时常有隐世高人出现。据说，李三娘一次独自出村采药时，救了一个“病妇”，竟意外获得了一套闾山剑法，还有剑术、医术、道法三本秘籍。在父亲的帮助下，李三娘精心研习，虽然在道法上无法参透，可在剑术、医术上大有进益，尤其是对妇科儿科的诊治。当时，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，专事妇科的大夫又少，即使个别略会诊治的，却因担心沾上女性的“晦气”而拒绝从事妇科。因此，李三娘一出现，就为当地的妇病儿疾诊治注入一股清风，给马海沿岸妇孺带来福音，李三娘也因此成为人们心目中的“活观音”，治病救难的小“仙姑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马鼻前面的海湾内，经常出现海市蜃楼，在戳穿当地恶人借此天象组织“登仙楼”诈财骗局时，李三娘结识了陈靖姑。两人虽然初遇，但相互倾慕已久，便结拜金兰，李三娘从此开始向姐姐学习道法。此前，陈靖姑已有一个结拜姐妹，就是罗源的林九娘，三个人很快成为生死之交。

李三娘少年得志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神医”，但在一些妇孺疑难杂症面前，却依然无能为力，当一个个鲜活妇孺的生命在她面前逝去时，让她有如万箭穿心，痛苦万分。因此，三姐妹相聚时，李三娘提出想上闾山继续研习，正巧两个姐姐也有不解之惑，需要请教闾山法主，三姐妹一拍即合，便一同奔赴闾山……

她们结束了闾山研习后，足迹遍及闽、浙、粤、赣等地，救孺护妇，除暴安良，所到之处，无不受到当地女性的欢迎。这些女性纷纷投入其门下，三姐妹就地相授本领。一时间，三姐妹的弟子遍及闽、浙、粤、赣大地，很快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道学流派。

唐贞元七年（791），陈靖姑在福州祈雨时遇难，一年后，李三娘在招宝场海边下水失踪。为追念李三娘生前的功德，乡人便在她遇难的招宝场建了一座庙，取名“招宝庙”，里头摆放“仙姑”李三娘的塑像，每到李三娘的生日和祭日，附近的妇女就来庙里烧香祭拜，请求保佑家中妇孺平安。就这样，从生前妇女儿童救助之人，变成逝后妇女儿童的保护女神，她被爱戴她的人们推上了神坛。而她生前的事迹，以及逝后庙里庙外发生的一些事，也被人们衍化成神话故事，流传于世，而且故事越来越多，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，形象越来越生动丰满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。南方各地和台湾地区的人们纷纷建“临水宫”“毓麟宫”“娘奶宫”“娘奶殿”等，祭祀陈靖姑、林九娘、李三娘三姐妹，历经一千两百多年，这些殿宇香火日盛，经久不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海内外共有“三奶”宫殿数万，信众过亿。历史上，她们还不断得到朝廷的封褒，其中规格最高的，就是乾隆四年（1739）三姐妹一起被封为“天仙圣母三位太后元君”。李三娘得到的尊名封号和俗称众多，



最主要的有：李姑、李仙姑、仙姑妈、娘妈、三祖姑、李三姑、三姑李奶、李三奶娘、李三靖、招宝神、闽都女神三奶、顺懿右弼李夫人、右弼李奶夫人、房里奶李夫人、三奶夫人、李奶夫人、李夫人妈、临水夫人李姑、平闽夫人、招宝娘娘、皇母娘娘、皇母十三宫娘娘、凤母娘娘、注生娘娘、太后娘娘、皇君三太后娘娘、凤母三娘娘、凤母十三宫娘娘、皇主母娘、三皇主娘、皇母主娘、皇主娘、皇母三娘娘、李太后、皇主母、三皇主母、皇母、凤母、顺天圣母三奶、护国度世元君、护国平闽元君、天仙圣母太后元君等。

因为三奶信众多为女性，而古代我国女性子女众多、家务繁重、劳动事杂，烧香敬神常常要走很远的路程，于是，在福建、台湾、浙南等地，就衍生了请奶入室的习俗。就是到宫庙里，将陈、林、李三姐妹写在红纸上，焚纸行香，将三姐妹请回家屋房里，贴在有小孩的卧室里，或早或晚，或初一、十五，焚香祈求平安。这一带人将三姐妹称为“房里奶”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三姐妹也因此走进千家万户，成为“亲民神祇，草根女神”，备受敬仰。

三奶信仰，千年不竭。在一千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，人们逐步将三奶信仰内化成一种文化精神，扎根在自己的心中。她们姐妹同心的团队精神、除暴安良的是非义举、护妇佑孺的大爱胸怀、草根亲民的崇高境界，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道德领地绽放的奇葩，是值得我们去呵护和弘扬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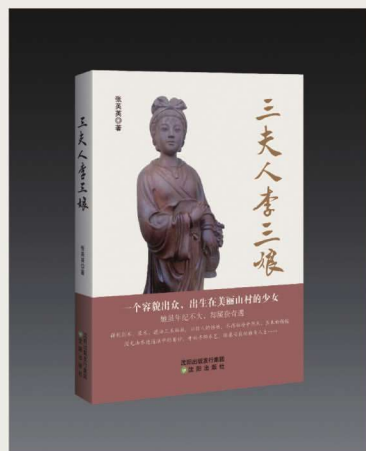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作为三姐妹之一的李三娘，因年代久远，遗留的史料不多，要研究她，只能下海捞针。笔者从史料记载中，从氏族族谱中，从道士科文中，从民间传说中，从民风民俗中，从现场考证研究中……去挖掘发现蛛丝马迹，点滴积累，深研细磨，将李三娘的生平事迹，一一加以梳理，用小说的形式，展示出李三娘的传奇人生。

由于年代久远，笔者能力有限，不妥之处，请读者指正。

张英英

2022年8月8日于马鼻





责任编辑：高玉君
封面设计：惊石文化
版式设计：郑 佳
策划编辑：冯嘉悦

目 录

自 序.....	1
一 山村奇遇.....	1
二 海口寻师.....	22
三 初露锋芒.....	43
四 乡间追梦.....	64
五 逃出魔窟.....	88
六 苦渡难关.....	110
七 蜃楼激战.....	133
八 常宅制鬼.....	155
九 擒龙救孺.....	178
十 巧镇猴头.....	199
十一 姐妹初聚.....	221
十二 再上闾山.....	244
十三 情深义重.....	266
十四 纵横千里.....	286
十五 招宝建庙.....	307

一 山村奇遇

1

秋天，悄悄地降临了，山风一阵阵吹来，沿着溪涧吹进村里，给人们带来一丝淡淡的寒意。

唐大历年间的一个傍晚，马海西岸一条古道上，一位老者拄着根竹杖，从山岭上颤颤巍巍地走下来。他的身上沾了很多落叶。

走到岭下一块小盆地时，见到一位十来岁的小姑娘正在路旁采草药。老者便上前问道：“小姑娘，前头的村庄，可是上洋里村吗？”

小姑娘回头，见了老者一愣，问道：“爷爷哪儿来的？”

“山上。”

“我咋没有听到声音？”

老者说：“小姑娘，你在采药，太用心，太专注了！我已在你的背后站了好一阵子了。”

小姑娘往四周瞄了一眼，又说道：“爷爷，还有人吗？”

“没有，就我一个人。”

小姑娘越发惊讶了：“爷爷，一个人，您能从山上下来吗？”

“能！我眼睛虽然瞎了，但还留半成。只要有阳光，”挥挥手上的竹杖，老者接着说，“加上这个，我就能走，但现在——不行喽！”

老者抬头看看天，意思是说，现在没有阳光了。

小姑娘说：“别担心，爷爷，药采够了，我也要回村里。您就跟我走吧！”

“那就有劳姑娘了。小姑娘，你的心真好。”

小姑娘被老者这一夸，心头甜滋滋的。她伸出手，搀着老者说：“爷爷，慢点儿，我带您走。”

老者点点头。

“爷爷，”刚走几步，小姑娘又问，“我们村里，谁是您的亲戚？”

老者摇摇头，说：“没有。村里没有我的亲戚。”

“那您到村里，今晚住在哪儿？”

“客栈。”老者说，“村里有客栈吗？”

“有！”小姑娘说，“有两家。一家在村外头，那儿靠近渡头。另外一家就在村里面。爷爷，您要住哪一家？”

“那就就近吧！住在村里头。”停了片刻，老者又说，“小姑娘，你家里的亲人，现在就剩下你爹一个人了吗？”

小姑娘点点头。

老者说：“你爹就你一个女儿，是吗？”

小姑娘越发惊奇了：“爷爷，您咋晓得？”

“我呀，”微微一笑，老者说，“我会算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老者说，“小姑娘，我要是算得没有错，你这药采回去，是给你爹服用的。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老爷爷，您算得真准。”

“小姑娘，”老者接着说，“我算得不会错。三天内，你爹他还有一场大病。”

“啥病？”仰起小脸蛋，小姑娘怔怔地望着老者。

“小心点儿。”老者说，“半夜会出血。”

“您真坏！”小姑娘倏地甩开老者的手，站着不走了，两滴晶莹的泪珠，在小姑娘的眼眶里转着，她说，“我爹病刚好，您就咒我爹。”

“不会骗你的，小姑娘。”抬头往前头看了看，老者说，“现在到村里了，我自己可以慢慢走。你回去吧！”



老者独自走了。小姑娘站在原地，犹豫了片刻，便悄悄地在后头跟着，直到老者走进客栈，才转身回去。

老者在前面走，似乎知道小姑娘在后头跟着。他的脸上，总是挂着一丝的笑容。

回到家里，小姑娘一直忐忑不安。自她懂事起，就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。她问过自己的父亲，父亲总是跟她说，她的母亲生下她后就失踪了。她有个姑姑，嫁到村外的鲤溪村。她父亲身体衰弱，病魔缠身，常年吃药。小时候，父亲一病，她就被寄养在姑姑家。要是病重，姑姑就上门来，还带着她自己的一个女儿。姑姑的女儿虽然比她小，但就差两个多月。有时，姑姑有急事赶回家，她就同自己的这个表妹一起照顾父亲。她十分喜欢这个表妹。每次她都让姑姑留下表妹，陪她在家里多住些日子。小姑娘的家虽是座小四合院，但挺精致。房屋是祖上留下来的，大厅的左侧为主卧，是她父亲住的，但里头有两张床。虽然大厅右侧的次卧是她的房间，但她打小时候起，就跟父亲同屋睡，只有表妹来了，她才会回到自己的卧室。后厅的左侧是书房，右侧是一间卧室，里头也有两张床，平时睡着的是她的两个堂兄，一个比她大一岁，一个比她大三岁。因为堂兄家人口多，兄弟姐妹有八个，家又小，她的父亲就向哥哥要了两个与她年纪差不多的孩子住到这边来，以添增家里的人气。小姑娘跟两个堂兄感情很好，一有空就一起出去玩，晚上兄妹仨常在一处，围着小姑娘的父亲，缠着他教字说书。

小姑娘的父亲姓李，名乾，字坤，号圆，外头人习惯叫他李乾。现在，父亲是小姑娘唯一的亲人。她一直担心父亲的病，常常做噩梦，梦见父亲撇下她独自走了。每到这时，她就哭成泪人。她父亲能写会算，虽然谈不上才高八斗，但学问之渊博，在这个山村中是出了名的。她家里有藏书，是祖上留下来的，有药典、剑招，以及一些难以参透的书。上洋里村是块小盆地，四周都是山，一年四季，云遮雾绕。一条大溪流，沿着山涧下来，从村子中间穿过，恰好将上洋里村劈成两半。沿着溪流，出一个山口就看见海了。这里雨水充沛，山上山下长了许多草，其中可当药用的不在少数。李乾平时吃的药，大多是自己采的。大多时候，他抱着药典，带着女儿，



边看书，边寻药，只有病重了，才让自己的妹妹去找大夫。小姑娘识文断字，十分用心。她喜欢剑法，也喜欢医学。她常想，要是自己学会了剑法，别人就不敢欺负自己；学会了医术，就可以治好爹的病，让他长命百岁，自己就不会成为孤儿。她希望自己“墨水”灌足后，能读懂所有的书，能参透药典，能参透剑招。但因为父亲的病，她识字后，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，用在看药典上，还有大夫开出的药方，尤其是见效快的药方，她都用心默默地记下来。

回到家里，小姑娘的目光，一直在父亲身上，过一阵就问一句：“爹，现在你身子还好吗？”

“很好，特别爽快。很久没有这么享受过。”见女儿老这么问自己，李乾犯疑了，他望着女儿说，“三娘，今天你咋啦？在外头，你都听到些啥了？”

李三娘摇摇头。

见父亲神平气和，没有一点儿患大病的兆头，对害怕父亲患大病的警惕，也慢慢地松了下来了。她也希望那个算命先生是位江湖客，在欺骗小孩子。可细一想，李三娘又觉得不对，自己没有怠慢他，又帮他带路，瞧他那个样子，不像是在骗人。

于是，在临睡前，李三娘到后厅房，对自己的两个堂兄说：“喂，根哥、本哥，你们听着，今晚别睡那么沉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李本问。

“你傻呀，没事咋提醒你。”

“三娘，”李根说，“是啥事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。”

“连你都不晓得，”李本说，“咋叫我们别睡沉。”

“好了！好了！”李三娘说，“你们睡吧！应该不会有事。”

“三娘，”李根说，“反正我们在这里，有事你叫醒我们。”

这天晚上，李三娘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，一双眼睛，死死盯着对面床上的父亲。她知道，自己闭上眼，只要一睡下，醒来就是天亮。平时，半夜有病呀痛呀，她父亲总是蹑手蹑脚，老担心弄出响声，吵醒了女儿。到



天亮后，看到父亲床头的药罐，才知道父亲昨晚上又发病了。可今晚不同往常，因为有人提醒过自己，万一是真的，父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！

一天过去了，李乾安然无恙。

两天过去了，李乾依然无恙。

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李三娘想，只要能熬过这一夜，父亲就平安无事了。所以，今晚千万不能睡，再困也要撑着。但不知为何，眼睁得越大，眼皮就越重，最终还是熬不住，想眯一下，但一合上眼，竟睡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李三娘在睡梦中，被一阵声音惊醒，她仔细一听，是她父亲在呕吐。一骨碌，她翻身起床，奔到她父亲床前。

“爹——爹——爹——您咋了？”

没有回答。李三娘用手一摸，父亲的脸上，沾了一些东西，黏糊糊的。她的父亲正在摇头。她急了，一连喊了几声，见没有回音，连忙打开门，往外喊道：

“根哥，本哥，快，你们快来呀——”

借着天井的月光，李根、李本兄弟俩迅速起床，立即冲了进来。

“三娘，咋了？”

“快——我爹，我爹他——”

“咋了？”

“不晓得，”李三娘说，“快，快点灯！”

灯光一亮，三个人全呆住了。李乾整个人趴在床沿上，地上一摊血水，嘴边还挂着一丝血线。他已经不省人事。

“爹——”

“叔——”

三个人呼喊着，见李乾还是一动不动，李三娘心头一酸，扑在她父亲的身上，大哭了起来。李根转身对弟弟说：

“快！快回去叫爹。”



2

月亮下山了，地上一片漆黑，一阵夜风入室，李三娘家里的灯光一闪一闪地晃动起来。

“三娘，”李根的爹来了，他到李乾面前呼喊了一阵，见他仍昏迷不醒，便转身对李三娘说，“咋病成这样？啥时候开始的？”

李三娘摇摇头：“不晓得。”

“不晓得，”李根的爹说，“你们父女吃住一起，你咋会不晓得？”

“我睡过去了，听到呕吐声才惊醒。”

“快，李根，”李根的爹说，“跟你娘去找大夫。”

李根赶紧出了门。

在李乾的脸上细细瞧了一阵后，李根的爹又说：“三娘，你爹病了，以前你都会告诉我，这次咋了？”

李三娘说：“这些日子，我爹根本就没有病。昨晚还好好的，我一直注意着，他的脸色特别好，问我爹，他还说，很久没有这么爽快了。最后一夜，我一直不敢睡，就怕出事。谁想到，刚眯一下，爹就……”

李三娘哽咽着。李根的爹却万分惊愕，他说：“三娘，不是说你爹没有病，你咋反而不敢睡？还有最后一夜是啥意思？”

一句话提醒了李三娘：“对了，伯伯，三天前的下午，我遇上一个瞎子，是个算命先生。他告诉我说，三天内，爹会半夜出血。我虽然不信他，但心里还是担心……”

“三娘，”不等李三娘往下说，李根的爹便接过话茬，“这先生还在村里吗？”

“不晓得！那天他是住在客栈里。”

李根的爹说：“掐算这么准，一定是位高人。三娘，走，我们找这个人



去。我想，他一定还没有走。”

李三娘带着自己的伯伯，赶去客栈。李三娘一见到掌柜便问：“叔叔，您这里住的可是有一位算命先生，前天晚上住进来的？”

“啥样子的？”

“上了年纪，眼睛不好……”

李三娘刚说到这里，掌柜努努嘴，说：“是他吗？”

顺着掌柜的视线，李三娘往西一看，门角边的木柱旁，斜靠着一位老者，脸上压着一顶草笠，正呼呼地睡着。

“叔叔，”李三娘说，“您店里住满了客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他咋睡在那里？”

掌柜说：“他睡在房间里，也是刚出来的。”

“半夜出来？”

“是的，”掌柜说，“已经是第三个晚上了。每次出来，他都说，待会儿也许有人来找他。还真的让他说准了。”

李三娘想再问，李根的爹挥挥手，制止了李三娘，他走到那位老者面前，轻声地喊道：“先生！先生！”

“谁呀！”半晌，老者拿开草笠，揉了揉眼，伸了个懒腰，慢悠悠地说道。

“是我们。”拱手欠了欠身子后，李三娘的伯伯说，“先生，抱歉！打扰你休息了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先生，”李三娘的伯伯说，“我弟忽患大病，半夜大出血，现在人事不省，特来请先生上门救治。”

“你找错人了。”老者说，“我是算命先生，不是行医的。”

“先生，”李三娘的伯伯说，“既然先生知道，他三天内半夜会出血，我弟这病，先生就一定能治。求求先生走一趟。”

“老爷爷，”李三娘呜咽着说，“您救救我爹吧。我求求您。”

“哦——是小姑娘呀！”老者点点头，拉着李三娘的手说，“你别急，



你爹不会有事的。”

从怀里摸出两粒丹丸，压在李三娘的手掌上后，老者说：“小姑娘，这是两粒丹丸，专门治出血的。但你爹的病，只需要一粒。吃了这一粒，不仅能治好你爹的病，还能根治，永不复发。小姑娘，你相信爷爷吗？”

李三娘点点头。

老者说：“小姑娘，你爹用去一粒后，剩下一粒，你自己留着。爷爷我是算命的。你爹服下这药后，这种病就不会再患了。但剩下的一粒，日后会救你的命，要放好，千万别弄丢了。小姑娘，你记住，俺！”

李三娘点点头。

老者说：“你们回去吧！病不等人。”

“先生，”李三娘的伯伯说，“您不跟我们去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老者说，“将丹丸放进病人的嘴里，用温水送下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们走吧！”

李三娘的伯伯说：“先生，您咋晓得，我弟在三天内半夜会出血？”

老者说：“半个月前，我上山路经这里，见过他们父女俩。我是从小姑娘父亲的脸上推断出来的。不想还真的猜准了。”

服下老者送的丹丸，过了半个时辰，李乾咳出一口血痰后，便醒转了过来。

“爹——”李三娘坐在父亲的床头，拉着他的手，兴高采烈。

天一亮，李三娘就出门直奔客栈。

“叔叔，”见掌柜坐在柜台里头，李三娘劈头便问，“那位算命先生呢？”

“哦——是给你爹丹丸的那位吗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来迟了一步，”掌柜说，“他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”李三娘是来道谢的，一听人走了，便急了，连忙问道，“去哪儿了？”

“我咋知道？”掌柜说，“算命先生是跑江湖的。他去哪儿，咋会告诉我！”



“走多久了？”

“刚刚。”掌柜说，“就你进来这么一阵子。”

“往哪个方向？”

“没有注意。”掌柜说，“好像往东，说是要走水路。”

老爷爷是从山上下来的，李三娘也觉得，他要走的路，准是海。就这么短的时间，他眼睛又瞎，即使有人帮忙，也不会走得太远。自己甩开步，一会儿准追得上。

但是，一口气追下去，直到海边渡头，李三娘举目四望，前头除了浪涛汹涌，风帆点点，哪曾有算命爷爷的影子？

李三娘万分疑惑。

一个时辰后，表妹跟着她母亲来了。探完父亲的病后，在一旁李三娘拉着表妹问：“表妹，你说，这世上，有神仙吗？”

表妹的父亲姓欧，欧家四周长满了竹子，外人称她家为“竹林欧家”。而这个表妹，长得花容月貌，楚楚动人，曾有一个江湖术士见到她，对她的家人说：“这个女孩，面如满月，今后肯定会当夫人。”于是，人们便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叫“竹林欧夫人”（也有人叫她“欧夫人”）。

她家离渡口近，见的人，听的事，尤其多。她每次到李三娘家，总有说不完的事。李三娘和她的两个堂兄，都希望她常来做客。欧夫人也喜欢。她觉得，在表姐这里，有学不完的东西。她特别敬佩的是表姐会写会看，懂得多想得细，能说会道，做事干脆利落。因此，李三娘一问起这事，她便惊奇地说：“表姐，你咋这么问？”

“咋了？”李三娘说，“我问的有错吗？”

“这倒不是。”欧夫人说，“你比我大，识得比我多。你要有不明的事，我咋会知晓？”

“这也不一定。”李三娘说，“我只比你大几个月，识字比你多，但我整天守着我爹，听的、见的，都不如你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欧夫人沉吟半晌才说，“这世上有没有神仙，听故事时说有，但到底有没有，好像没听说过……”

